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曹聚仁散文选集



81240

I 2
39



百花散文书系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曹聚仁散文选集

云惟利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曹聚仁散文选集

云惟利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武清永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4 7/8 插页2 字数98,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1—25000

ISBN 7-5306-0655-7/I·573

定价: 3.00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云惟利 (1)
悲哀的表现	(15)
诗铭	(17)
语丝的文体	(19)
南社	(21)
何必袁中郎	(23)
节操	(26)
百寿图	(28)
胡适与鲁迅	(30)
王国维与郭沫若	(38)
年轻时代的上海	(41)
一个刘老老的话	(48)
小品散文的新气息	(55)
鹅湖之会	(62)
顾颉刚之言	(68)
述学	(75)

从八股文说起·····	(81)
古文·····	(87)
谈读古书·····	(93)
桐城派古文·····	(99)
瓢语·····	(105)
湖上杂忆·····	(108)
兰溪——李笠翁的家乡·····	(122)
我的自剖·····	(128)
先父梦蛟先生·····	(134)
我的母亲·····	(140)
世说新语中人物·····	(146)

序 言

云惟利

一

曹聚仁真是个多产的作家。他一生所作文字，据他晚年回忆说，有四千多万字。就是他二十多岁时所作，见于报上的，也在一百万字以上了。这数量，真足以惊人。近数十年来的作家中，恐怕无出其右的人了。

曹聚仁的文章也并非只以多取胜。他的文字也甚佳。确是一大作手。他的文章，已编印成书的，有数十本之多。其中，较为人知的如：

《国学概论》（记章太炎讲演）

《文思》

《文坛五十年》（正续编）

《酒店》

《秦淮感旧录》（两集）

《采访外记》

《采访二记》

《采访三记》

《北行小语》

- 《北行二语》
- 《北行三语》
- 《山水、思想、人物》
- 《人事新语》
- 《万里行记》
- 《蒋百里评传》
- 《鲁迅年谱》
- 《鲁迅评传》
- 《现代中国通鉴》（甲编）
- 《现代中国报告文学选》（甲乙集）
- 《浮过了生命海》
- 《国学十二讲》（《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
- 《我与我的世界》

这些作品，大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历史书，如文学史、学术思想史、年谱、评传、通鉴之类；第二类是时事书，如采访报道之类；第三类是文学书，如小说、游记、回忆录之类。这本选集，前两类作品都不取，只选取第三类，而侧重在小品文字，多选其叙往事、说故人、记游踪的文章。

曹聚仁的小品文字，为数也很不少。其中有三本书至为重要。第一本是《文思》，成书于一九三七年，是他四十岁以前所作。内容多是读书杂记和随想录。虽是早年的作品，却已可见他的学识广泛，思想敏锐。第二本是《万里行记》，成书于一九六六年，是他六十岁以后所作。从中正可见他读了万卷书，也行了万里路，文笔老练。书中收录近百篇文章，无一不佳。第三本是《我与我的世界》，成书于一九七二年，在他去世后几个月，原书拟分三卷，

约一百万字。但只写了第一卷，真是太可惜了。这是一本极佳的自传。

这本选集中的文字，主要取自这三本书，再加上一些别的作品，共分三卷，正好代表三个时期。可以看出各个时期的特色，也可以看出他一以贯之的风格。

二

曹聚仁，浙江金华人，一九〇〇年生于农家。父亲在光绪年间考中秀才，长于经学，受了维新思想的影响，便在乡间办了一所小学，取名育才学校，旨在普及教育，宣传新观念，正是当时维新志士的事业。曹聚仁幼受庭训，就在父亲办的小学里念书。他资质聪明，是个早慧的孩子。他晚年回忆说（《我与我的世界》第三章《我的童年》）：

“早慧”当然不一定是件好事。但先父心目中，却引以为乐事，他居然养了一个四岁便能念完《大学》《中庸》的儿子。说实话，直到今日，我未必能够把《中庸》说得周全；四岁时，却真的能读能背能讲，在我的戚友面前，变成“神童”了。（神童，命定地会成为悲喜剧中的主角的。）五岁那年，我已读完了《论语》《孟子》，六岁就会动笔了。《论语》对我，并无多大影响，《孟子》却是我的启蒙师（我一直没念过《千字文》、《百家姓》和《三字经》。）所谓动笔，并不是拼句填字之类，而是写成短篇四五百字的完整文章。到了七岁那年，就读完《诗经》，除了那篇古怪字最多的《小戎》（秦风）以外，全书都背得默得，所谓“整本倒”（即是从头至尾全部背完来之意。）

因为父亲是个秀才，又长于经学，所以，自小教他读经书是很自然的事。又因为父亲有维新思想，所以，教他

读的也不限于经书。他回忆说这幼年的家学，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不仅教他学会了古文，也启发了他的思想。

曹聚仁幼年时候，还有一件事，对他的影响也很不小。他十岁的时候，父亲的一位好友到他们家来避仇。这个人是个少林拳名家，于拳术之外，也擅长治跌打刀伤，还会说《水浒传》。曹聚仁就跟他学这三样本领，学了一整年。光是说《水浒传》就每天两小时。这件事的影响，一直潜在心中。他三十岁以后，看了一些柳敬亭（明末泰州人）的故事，一心想做现代的柳敬亭，以说书为业。一九四四年冬天，他在赣县的时候，还想登台说书，讲他自己的时事小说《灯》。都安排停当了，却因日军南下赣江而告吹了。这说书的本领，影响了他一生所做的文字。他无论做何种文章，说起话来，都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其根源便在于此。

因为早慧，自幼便擅于做文章。兄嫂在校内的作文，都由他代笔。而且，十岁的时候，因为替父亲抄写诉状，也慢慢学会替人写状子了。这些事，在当时是颇为得意的。但是，他后来想起，似有悔意（同上）：

这一来，文章误我，好似天下事，只要会写文章就行了。我一生只想做科学家，终于爬格子过日子，也就是这么种下了根的。……

“早慧”和会做文章，对于我的一生是极重的打击。我的智慧，并不曾平衡发展，尤其在美术方面的知识，几乎近于低能。音乐勉强过得去，手工与图画简直不及格。因此，有人在弘一法师（李叔同）年谱，把我也列在他的入室弟子之列，实在惭愧得很。其实，我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最高，自然科学的知识，平常得很。我所有那一点草木虫

鱼方面的知识，还是在农村里成长，身经稼穡工作，耳亲目历得来的。

他十岁那年还曾因牙痛的厉害，而立志当牙医，替天下人医牙痛。但他终于一生以文章为业了。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夏天，曹聚仁的父亲请了一位金华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朱芷春到育才小学来教文史。这是曹聚仁一生的一个关键。这位老师教他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他后来在学校中教文史课，正袭用了王船山的史观。他一直都以自己为王船山的门徒。

辛亥革命那一年（一九一一年），曹聚仁小学毕业。考秀才当然是无望的了。但是，因为年纪小，父亲要他留在育才学园多读一年书，并代替父亲教初小国文。过了一年，一九一三年春天，离家到金华城去进中学。他在金华只读了一年半的书，因为英文不好，又犯了宿舍规章，于一九一四年夏天，学校以“志趣卑下，行为恶劣”而除名了。这事固然叫他父亲十分伤心，因为父亲的希望都在这小儿子的身上，即对于曹聚仁的心理，也造成不灭的损害。他后来一直耿耿于怀。

一九一五年暮春，曹聚仁奉父命到杭州去参加清华大学幼年班入学考试，结果落第了。这一年夏天，再到杭州去投考省立第一师范，结果给考上了。到了秋天，正式入学，一共在这里读了五年书。这事在曹聚仁的一生中，关系重大。他后来所走的路子，便是在这几年中决定了的。

杭州一师的学生，全免学宿费，膳费也只需交一半，全年十八块钱。再加上路费和日常零用，父亲每年得卖掉三十担谷才能应付过去。这三十担谷可是十亩地的收成

了。真是沉重的负担。曹聚仁于是替兰溪的《兰江日报》和杭州的《之江日报》写新闻通讯，赚取稿费作零用。这就开始了他一生的记者生涯。当时，他还只有十五岁。

曹聚仁在杭州一师求学期间，有两件事跟后来的命运关系至大。一件是，他深受一师的老师单不庵的影响，决定了他的治学路向；一件是，在他毕业之前后发生了“五四运动”，他因参加了学生运动而走入新闻圈子。

曹聚仁在一师的老师中，有好些都是当时文化界的翘楚，而一师更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地。他晚年回忆说（《我与我的世界》第二十三章《明远楼前》）：

我进“一师”时，已经在两级师范改制之后两年，那时，鲁迅先生已随着南京教育部的北迁，到北京去了。因此，我不曾做过他的学生。不过，留在明远楼前的教师，如单不庵、刘毓盘（子庚）、朱自清、俞平伯诸师，后来都在北京大学任教。如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姜丹书诸师，后来也都在上海各大学做教师。姜伯韩师，后来任暨南大学校长。他们都和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有着密切关系。而我们的同学，多少和后来的社会革命运动有若干限度的联系。我今日在回忆明远楼前旧事，也正是替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流变作了注解。时人谈五四运动的演进，北京大学而外，必以长沙一师与杭州一师并提，这都是新时代的文化种子。

一师既有这么多开明的老师，曹聚仁自然难免受他们的影响。至于在治学方面，他之所以跟单不庵有至密切的关系，则是因为学问志趣相近的缘故：

单不庵师乃是一代通儒，和蒋百里、张宗祥二先生同为嘉兴三

杰。我从朱芷春师那儿得来的，有关王船山读通鉴论的史学知识，才生了根。单师教我研治桐城派古文，熟读归有光的小品文字，也正是我一生运用文字技术上的基础。先父教我以叙事说理的常轨，单师则从文艺风韵上加工；因此单师叫我转入治史路子，《史记》和《世说新语》，乃是我所讽诵的枕边书。先父的理学，拘于近思录的小圈子，单师却引我转向清代朴学家的广大园地中来。我一进本科，有学校图书馆可以予取予求，便着手考证学工作，成为戴东原焦循章实斋的追寻者，这就注定我的一生命运了。

曹聚仁幼年时便已打下了古文的根基。这时更从单不庵治桐城派古文，又熟读归有光的小品文，文字技术当然更好了。他后来所做的小品文字特佳，根基便在于此。他的文学兴趣正是在于小品文上面。他从古文转而治史，也是很自然的事。而多读《史记》和《世说新语》一类书，跟他所做的小品文字，也当然大有关系。他做小品文字时，又多及史事，这又跟他治史的兴趣有关了。至于他由早年的理学转入朴学，他的考证工作也还是跟治史有关的。

一九一九年春天，五四运动像一股狂潮席卷全国学界。杭州一师的学生也组织自己的自治会。曹聚仁成为学生领袖。还以一师学生代表身份参加了杭州学生会。这场大运动对曹聚仁的影响极大。因为五四运动，使他有机会参加社会革命，更因此而显出他的记者长才，而当新闻记者却一直都是他的愿望。不过，他当时毕竟还是学生，并未立即以新闻为业。

因为当了学生领袖，便难于专心向学了。学生自治会不止管学生的事，也管学校的事。学生的生活纪律，日常

膳食，都归自治会管；还派代表出席校务会议，可以过问学校政策，也可以决定教师去留。于是乎，老师便得特别照顾学生领袖了。老师的特别照顾，不止没使他功课进步，反而越来越不像样了。这样一来，理科医科当然是进不了的了。这就只好往文史的路上走去。这场学生运动不仅使他长大，更使他未老先衰了。社会运动与学校课业毕竟是难于相容的。

一九二〇年夏天，师范毕业后，曹聚仁到南京去投考东南高等师范。因为课业荒疏，英文和数学两科不及格而落第了。这便是在杭州一师时花太多时间参加学生运动的后果。于是，由南京溯江而上，到武汉去投考武昌高等师范，又因害了一场疟疾，无法应完考试而失败了。于是，只好买棹东归，回上海去。起初，得杭州一师时的学生领袖范尧生的帮助，在一家女校教课，勉强维生。九月间，靠邵力子推介，到浦东川沙县立小学去教书。就在这年秋天，他在邵力子主编的《觉悟》（上海《民国日报》附刊）上刊载记叙长文《失望的旅行》，约四万字，连载了一个多月。文中所记，就是他到南京武汉去投考的事。这在他的笔墨生涯中，是一件颇为重要的事。

曹聚仁在川沙只教了半年的书，第二年春天，再回上海。在川沙的时候，他已是《觉悟》的长期写稿人，因而有意转向新闻界。

回到上海后，又得邵力子推介，到一位陕西盐商吴怀琛家去当家庭教师，教三个小孩子读书，一共教了三年。这三年，在曹聚仁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教课轻松，居住的地方又舒适，正好可以读书写

作。他回忆道(《我与我的世界》第四十章《在上海生根》):

那三年的家庭教师生活,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之深切。教课既不繁重,尽有让我从容读书写稿的机会。……偌大的花园,变成了我和花匠两人的世界。我早晨起来就读书,大抵是子史一类的书;单师教给我的一点考证学知识,那时期就好好儿整理了一番,我开始把章太炎师的《国故论衡》、《检论》读了一遍,这才每逢星期六,到南市职业教育社去纪录章师的国学讲稿,那便是国学概论的来源。晚上,看的大半是世界文学名著的译本,这才和托尔斯泰、柴霍甫、莫泊桑、左拉、王尔德、莫洛亚、霍桑打了交道;一点文学常识,就在那一时期充实起来。我也研究哲学和社会科学,和报刊上的知识贯通起来。那三年的教师生活,就等于进了自修大学,把几种专科都研究过了。除了自然科学和物理化学,主要研究,集中到文史上去,也有做史学家的抱负。那时,梁启超正从政海回到学海中来,我几乎读了他的每一种著作。

章太炎师的国学讲演,原是江苏省教育会邀约在职业教育社按周举行,会方请了几位老夫子在讲坛边记录,《申报》所载讲题实在不高明。邵先生称许我的记录稿,在《觉悟》连载,连章师也十分惊异,想不到我这个执笔的,乃是年方二十的小伙子。因为钱玄同先生的嫂嫂是单师的姊姊,章师就叫钱先生转告单师,要我去拜门,我便成为章门最年轻的弟子了。实在,我的国学知识,还是从单师所培养起来的。

我一进了上海,想不到一脚踢到的是文坛,又一脚踏到的是“报坛”;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那三十年中,我一直在教书,一直在研究历史;可是,终于成为写稿子的文人,还进入战地,成为随军记者,好似文曲星替我敲定了命运,非和文士们往来不可。我在吴家教书,才有系统地读几种古典小说:《老残游记》、《三国》、《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和《聊斋》。《儒林外史》,这一部解剖

知识分子灵魂的图画，几乎和我形影相随，先后读了一百多遍；在我眼前，出现了权勿用、匡超人、严监生、严贡生、遽公孙、牛布衣、季苇萧、杜少卿的影子，因此，我一直以史人自期，从来不想做什么文人。我自安于“土老儿”而且赞许吴敬梓所创造的，一直不脱离生产的四个理想人物：季遐年、盖宽、荆元、王太；尤其是荆元。

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这是那三年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在那以前，曹聚仁所读的多是古书，而这三年间，却读了许多翻译的西洋文学、哲学、社会学各方面的书籍。这就大大的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的思想更自由了。他一边读书，一边写作。文章都登在《觉悟》上。他虽不想做文人，而他的文名却因此而起。因为文章而登上文坛，也因此而进入报界。这便是他所说的“我一进了上海，想不到一脚踢到的是文坛，又一脚踏到的是报坛”一语的来由。

至于他之成为国学家，也是其来有自的。他幼年跟父亲学理学，上了师范学校又跟单不庵学考证之学，于国学本有很好的根柢。所以，由他来记录章太炎的国学演讲，自能胜任愉快。也因此而成为章太炎的学生，又是佳话。

读西学书籍，使曹聚仁得以新方法来整理旧学问，受用不尽。这正是他后来治学的一个路向。除了西学书籍之外，他还读了许多旧小说，其中，单是《儒林外史》一书，他就先后读了一百多遍，也可见他的爱好了。

因得邵力子的提挈而进入新闻界，也因此而结识了《民国日报》的一些师友。其中，对曹聚仁影响最大的一位是吴稚晖。他说（《我与我的世界第五十一章《上海甲记》）：

吴稚老笔下，那股磅礴淋漓浩荡雄伟的风格，对我是一种启示，

读了吴老文章之后，才从桐城文派中翻出斤斗来的。

曹聚仁后来那种淡然的处世态度与恣肆的文笔，都或多或少受了吴稚晖的影响。

从一九二三年秋天开始，曹聚仁便在上海的一些大专院校教课。起初是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随后转到上海艺术大学和路矿学院，都是教国文课。一九二五年秋天，他移到上海近郊的真如镇担任国立暨南学校的国文教师。十月间转到大学部商学院教国文课。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进袭沈阳。这事变激起了全国抗日运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淞沪战事因此而起。而他在暨南大学附近的寓所，则成为十九路军的司令部。这也算是历史的因缘了。

这时，曹聚仁仍然担任暨南大学的教授。另外，又在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兼课。还先后主编《涛声周刊》和《芒种半月刊》，渐渐以写作为业了。一九三三年春天，离开了暨南大学后，便一直留在上海。

一九三四年夏天，和陈望道、叶圣陶、陈子展、徐懋庸、乐嗣炳、夏丏尊七人，提倡“大众语”运动。由七个人轮流在《申报》附刊《自由谈》上发表言论。后来，加入讨论的人还有鲁迅、胡适、黎锦熙和吴稚晖，十分热烈，是当时文坛上的一件大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事，日甚一日。曹聚仁改当战地记者。抗战八年间，他辗转于前线与后方各城镇，写了许多战地通讯。在这以前，他多在学校和图书馆中工作，是读万卷书的时期。当了战地记者以